右編補

右編補卷之三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歙　令盱眙劉　伸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德澧　校正

新都門人　吳光胤
吳公治　同校

法祖

宋劉光祖上聖範劄子

宋光宗時軍器少監兼權侍侍郎官劉光祖上聖範劄子曰

聖範三臣觀自古興王之君必有輔弼之臣起而爲之謀太祖皇帝神武英畧運天下有餘智既受周禪即其舊相范質等而用之不少疑焉蓋前古未之有也質等練習朝廷故事沉厚精審太祖初得大器則與之共持而守之人心不驚天下自定質相踰年奏疏曰宰相者以舉賢爲本職以掩善爲不忠呂餘慶趙普富有時才精通治道毎因欵接備見公忠是宜受以台司俾申才用太祖嘉納其言後二年質等罷政遂相趙普於是大謀大慮普得參之普初以吏道聞

寡學術太祖每勸以讀書普由是手不釋卷君
臣之間講學求治汲汲如此普獨相凡十年沉
毅果斷以天下爲己任故太祖嘗叱雷德驤曰
鼎尚有耳趙普吾之社稷臣也其後凡再相太
宗一日奏疏薦張齊賢曰防微慮遠必資通變
之才定難扶危宜退諂諛之輩即今同僚共事
無非謹畏清廉唯於獻替之時並執謙恭之禮
稍存緘默寧濟急須張齊賢頃年特受聖知升
於密地公私識者咸謂當才歲月未多出爲外
任向來微有傳聞或云奏對過當凡言大事須

有悔尤其如義士忠臣不顧身之利害齊賢如
當重委必立殊功於是太宗復召齊賢爲樞密
副使普之識慮深切蓋如此也當普之再相也
與呂蒙正並命而蒙正質厚寛簡不爲黨比遇
事敢言普甚推許之蒙正亦凡再相太宗太宗
嘗欲選人使朔方蒙正退以名上太宗不許他
日又問復以前所選對復不許他日又問益急
蒙正終不肯易其人太宗怒投其奏於地曰何
太執耶必爲我易之蒙正徐對曰臣非執蓋陛
下未諒耳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

事乃揖物俛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太宗退謂
左右曰是翁氣量我不如已而卒用其人號爲
稱職方是時也太宗可謂得任相之道矣蒙正
後罷遂相呂端端持重識大體方奏事時同列
多異議太宗一日內出手札曰自今中書事必
經呂端參酌乃得奏聞其後真宗之立不爲王
繼恩等所變則端之力也夫祖宗時宰相之任
過如此然趙普自樞密升宰輔出入三十餘年
未嘗爲其親屬求恩澤蒙正與端清淨寡欲號
稱賢相當時無譏後世不議君臣之美兩盡其

極此足以爲法也

聖範九臣聞天子者當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口使言以天下之心使思然後利害畢達休戚畢陳善善惡惡是是非非然後可以不亂太祖皇帝神聖豁達不自掩蓋初詔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冤濫百姓疾苦咸許采訪以聞仍須直言其事不在廣有牽引或事關急切則許非時詣閤上章此建隆三年詔也乾德四年又詔曰國家選用將才參掌邦計貨泉

所聚職任尤繁所冀得人俾各陳力雖思不出
位勿侵官局之權而知無不爲共濟公家之務
或綱條有所未正利害有所未明正期開善以
相規安可不言而自守自令三司使所行事或
未當本判官並應執諮所執理明而三司使不
從則許面奏或事有已經敷奏獲旨施行而未
通便亦許指陳若本判官避事不言許他部判
官及逐路轉運使直具利害聞奏其或因而更
改頗協便益並充課績若明知利害循嘿不言
則殿罰隨之由是觀之太祖皇帝時直言得失

不爲訕上明辯是非不爲侵官所以盡事理而究下情也至太宗皇帝在位田錫以進諫爲己任太宗以納諫爲盛德方錫爲盧多遜所不悅出爲河北南路轉運副使也因入辭進封事論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太宗賜詔答之且云自今有所見聞無辭獻替其後復自相州上疏言方今莞榷貨財網利太密躬親機務纖旨稍頻復有未諭聖意之事三奏請可行之事二其後又自睦州上疏曰近陛下有朝令夕改之事由制勑初行時有未當而無人封駁者給

事中之過也陛下有拾近謀遠之事由言動所
爲未合至理而無人敢諫諍者是左右拾遺補
闕之過也又曰加以時久升平天下混一致陛
下謂升平自得資陛下以功業自多日遷月移
浸成聖性左取右奉無非睿謀又曰臣下言之
則謂之封章陛下行之則出爲法令法令可簡
而不可使繁制度可久而不可屢變變易不定
是彰思慮之不精繁多難依是令手足之無措
其後入爲知制誥復奏疏論邊事曰今之禦戎
無先於選將帥既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

以陣圖不須授之方略又曰前年出師命曹彬
以下欲取幽州自侯利用賀令圖之輩惑悞聖
聰陳畫謀策而宰臣昉等不知去年招致義軍
劄配軍分宰相普等亦不知之豈有議邊陲發
師旅而宰相不預聞令宰臣普三入中書再出
藩鎮人所具瞻事無不歷乞陛下以軍旅之事
機密之謀悉與籌量盡其機畫此乃國家大體
君父至公又曰以臣所見小小公事不勞陛下
一一用心若以社稷之大計爲子孫之遠圖則
在乎舉大畧求將相務帝王之大體也錫前後

所陳深切載在史冊足以彰太宗受言之美方是時也太宗以補闕拾遺時多循嘿失建官本意於是改爲左右司諫左右正言俾職業之是脩期名實之相副其後右正言謝泌數奏章論時政得失太宗嘉其忠藎擢左司諫賜金紫并錢三十萬泌一日得對便殿復面加賞激泌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竭誠昔唐末有孟昭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前代如此安得不亂太宗動容久之夫祖宗聖德豈羣臣之敢窺而其樂受忠諫無一善之不録然則含已從人

固堯舜之所以爲大也

聖範十臣嘗謂自古禍亂之萌有三而宗社之本有一强臣擅兵外戚預政中常侍用事三者皆前古禍亂之萌也付託神器厚重而深固一者宗社之本也祖宗時窒其萌而培其本臣請得歷言之太祖皇帝旣誅李筠等一日召趙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戰鬬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鎭太重君弱

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太祖故人各典禁衛普亟閒數言之請授以他職太祖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服其下苟不能制服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亂者彼臨時亦不得自由耳太祖悟於是召守信等飲酒醉諭以安危禍亂之理明日皆稱疾請罷於是乃漸消藩方之權收其精兵聚之京師國家二百餘年無强臣擅兵

之禍者由制之得其道故也杜太后聰明有智度每與太祖參決大政杜審瓊太后之兄也與其弟審肇審進家于常山太后無恙時審瓊嘗入見置酒萬歲殿上太祖與太宗以元舅故皆捧觴列拜稱壽其尊禮不過如此而已昭憲升祔且一年始悉召赴闕皆命爲大將軍然並致仕賜第京師其後特命審瓊代王繼勳軍職耳未嘗及以政也國家二百餘年無外戚預政之禍者亦由制之得其道故也太祖時左右內臣不過五十餘員止令掌宮掖中事或不得已銜

命而出止令幹一事不得妄採聽他事奏陳又詔年三十以上聽養一子所以裁之者至矣至太宗時王繼恩以平賊之功中書議欲以爲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多矣不欲令宦官干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懇言繼恩功大非此不足以賞太宗怒深責宰相因別建宣政使名以授之先是通進銀臺司隸樞密院凡內外覆奏文字必關二司然後奏御外則內官及樞密吏掌之內則尚書內省籍其數以下有司或行或否莫得而糾察也

太宗始詔宣徽北院廳事爲通進銀臺司命向敏中張詠同知二司公事然則祖宗之良法美意所以杜中常侍用事之漸又如此也三者皆自古禍亂之萌而太祖太宗深思遠慮逆塞其源至於付託神器厚重而深固之足爲萬世之法且太祖藏誓書於金匱之事非漢唐之君所能及也至於太宗初置皇子侍讀其後又爲諸王及皇子府初置諮議翊善侍講等官以王適姚坦邢昺等十人爲之嘗謂宰相曰近有上章言及儲貳者國家宗祀豈不在心朕於諸子常

加訓勵令寮屬悉擇良善之士至於輿臺皂隸之輩並朕親選不欲令姦憸佞人在左右更待三五年後各漸成長朕於處馭必使得宜也其後以壽王爲皇太子喬維嶽楊礪爲諭德楊徽之畢士安爲庶子李至李沆爲賓客賓客見太子如師傅之儀太子見必先拜動皆諮詢焉京師之人見太子者皆喜躍曰眞社稷之主也夫祖宗知天下之本在此察天下之禍在彼是以防微杜漸深計而極慮之也

經國

宋李綱上言高宗

宋高宗紹興五年李綱提舉西京崇福宮上言曰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其實相爲表裡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浸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而是非不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寖微寖弱也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故當時措置乖謬盜賊並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

爭進議論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
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爲朝廷長慮却顧圖久
遠之計社稷之臣也而群枉嫉之指爲奸黨聽其言
則大者可族小者可誅賴國家寬仁秪從竄逐共士
風逓相倣效顛倒是非變亂黑白政事大壞以馴致
靖康之變非偶然也殆今四十餘年世變風移愛憎
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群臣之忠褒贈官秩
錄用子孫然巳何補於事曷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
誅謫之寃國家有治安之實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臣
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

欲進身不覈事實惟欲傷人大則大進小詆則小遷渝詆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強敵於關陝浚雖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爲無過言者痛繩醜詆誣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辨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光於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謗困讒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爲之辨白而有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於君父冀察其不然哉夫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亦須覈實使界

加其言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誣人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諭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賈誼勸文帝養人臣以禮義廉恥陸贄勸德宗必考其實而察其情以正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陛下誠能行責實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愛惜日力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盖功以志崇所以爲之規摹也業以勤廣所以爲之積累也猶建大厦堂室奥序其規摹可一日而成至於鳩工聚

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亡楚之策光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之論鼎立之計皆定於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蓋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爲之規摹其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爲僭逆之臣強悍之虜之所窺伺然則自

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規摹者凡所施爲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又詔州縣使體陛下德意而奉承之所立期限勿太遽以致騷擾勿太緩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爲得策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其在皮膚針烙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於骨髓則雖扁鵲俞跗蔑以爲矣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

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用智者當於未奔況之前千日聚之以待一日之用渴而穿井鬬而鑄錐其能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爲無不成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卽天之所爲也國之將興百度皆舉天實祐之猶之農夫盡其薅蓘之力乃亦有秋使未嘗稱耕耨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其可得耶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

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之運啓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苻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小却遂有淝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在我者而以其成功歸之於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

心卽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則無不成之功陛
下誠能和同天人之際臣將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
何謂寅畏天戒夫天之於王者如父母之於子愛之
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於災異
必書以謹天戒臣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
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爲災
者以能寅畏其戒而仰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於天
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則雖變災以爲祥
天人之際何其昭昭然也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
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

反寒乃正月之朔日又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詔俾士大夫各修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以文此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妖星退舍大戊桑穀共生於朝而反以爲祥陛下誠能行應天之實臣將見百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廷者故龔士愚臣志生觸死爲陛下詳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昔少康以一旅之衆而祀夏配天不

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冑履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人材不乏之將士足用江淮荊浙閩廣川陝財用可理足以爲中興之資陛下勇智天錫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盖帝王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何憚之有酈食其勸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一言則趣銷之封德彝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遂致貞觀之治無損盛德而大功可成豈竊竊然畏人之議已哉陛下視建炎以來其

所請豈是耶非耶必爲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爲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前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爲也擇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陛下夫以祖宗二百年之基四海億兆之生靈皆繫於陛下淸燕之間聖慮及此得不慄慄危懼勉勉自强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宣中興南征北伐之威復古接下之美詠於小雅蓋有文武之吉甫顯允之方叔以爲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在其左右故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然則陛下所當法者宜深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善後

之策何以加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龍飛之初虛席以待眷遇之禮邁於等倫特以志廣材疎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政無補國事每自愧惕違去闕庭九更寒暑犬馬之心何嘗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屏不敢復與世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近者邊報警急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爲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奬諭今者又奉詔旨咨以當世之務而臣不量荒淺冒進狂瞽之說以瀆天聽昔太宗謂魏鄭公爲敢言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數批逆鱗哉今

陛下盛德過於　臣雖無魏公之敢言然展盡底
蘊亦思慮之極也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
利於行在陛下察之而已況臣自經憂患衰病交攻
氣息奄奄日與死迫常懼先犬馬塡溝壑無以報盛
德之萬一今得奉明問攄至情臣願足矣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也伏望陛下哀憐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
之忠實天下之幸

宗澤上奏高宗

建炎元年開封尹宗澤上奏曰臣聞范仲淹云天下
之事有二黨焉一黨曰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

直何用曲爲一黨曰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主樂
何用憂爲天下之治亂在二者勝負耳人抵危言危
行是欲致君於無過置民於無怨而已天下豈有不
治者乎若夫遜言遜行之徒阿諛曲折隨意所嚮迎
逢苟合君施恩於上而下弗被民懷怨於下而上弗
知如是天下豈有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志氣毋下
議論卑陬上者不過持祿保寵下者不過便文自營
曾不能留心惻怛爲陛下思承祖宗二百年大一統
之基業爲可惜又不爲陛下思父母兄弟與至親骨
肉蒙塵沙漠翹翹徯望大兵救援之意又不曾爲

下思祖宗西京園陵寢廟爲賊虜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又不曾爲陛下思京師是天下之根本宗廟朝廷百司倉廩儼然如舊又不曾爲陛下思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陝西淮甸百億萬生靈之衆罹塗炭刼掠殘破之苦但朝進一言暮入一說計較泛舟月大風險欲南幸湖外此姦邪之謀耳臣嘗思之是一欲爲虜賊方便之計二爲姦邪親屬皆先以津置在南嗟乎爲臣不忠不義乃至於此孔子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正謂是也臣夙夜痛心泣血瀝竭愚忠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今春又三月矣

農務是時陛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臣不勝憤懣激切再瀆天聽狂妄干冒甘俟鼎鑊

趙元鎮上奏高宗

宋高宗建炎三年司諫趙元鎮上奏曰臣嘗謂天下有公論不可以力制不可以智勝由堯舜周孔以迄于今如權衡之設黑白之辨自一人之善惡至朝廷之賞罰一付於此則天下治矣國家夌遲衰弱之漸人皆謂夷狄之爲患其亦知有以致之乎以善惡是非之倒置公論久鬱而不明也其來遠矣禍胎至深固宜痛心疾首亟變而力新之如救焚溺唯恐不及

如去惡草絕其本根使風教純一物情和會則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悔禍於我其或在是搢紳者間猶昧此或狃於術業之興或牽於恩舊之私陰有所懷巧爲沮遏忘乎大公至正之道而甘心於亡國喪家之術亦其人之不幸歟非特其人之不幸也宗廟社稷天下生民之不幸也靖康之初發蔡京之罪錄黨籍之家而議者則曰今邊事未息軍政未脩忽而不省乃復爲此不急之務建炎之初辨宣仁之謗復詞賦之科而議者又曰今二聖未還兩河未復置而不問乃復舉此迂濶之議其言一行姦計潛發遂使上皇

引咎哀痛之詔半爲空文淵聖紹復祖宗之言訖無成効噫太平之治須太平而爲之抑亦爲之而後至耶苟惑於其說如前所云則天下之事無時而可爲雖善惡是非久鬱於公論者亦不得而措詞矣必欲厭服人望得其懽心不亦難哉唐憲宗用皇甫鎛程异爲相裴度論之曰可惜者淮西盪定河朔底寧承宗歛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但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德宗當奉天之難詔問陸贄一時急務何者切直贄對以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况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

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安可不審察群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趨以靖邦家此誠當今之急務也以裴度陸贄之才非不知高城深池堅甲利兵與夫折衝制勝爲禦侮防患之策而納忠於君者其言如此誠知弭亂之本歟陛下紹膺大統適茲多艱欲大有爲必知其要念憲宗中興之業在處置之得宜察陸贄理亂之言繫人心之向背凡祖宗之法復而未盡崇觀之患深而未除以至進退賞罰苟當於人心而合乎公論雖流離顛沛而因革可否不可一日而廢唯公論著善惡明輿議攸歸士風丕變則慕德向化心悅

而誠服之矣寧謂已往之事無益於今耶若夫積粟練兵之計攻守奇正之謀當責之有司而朝廷之上朝夕之所講明者正宜在此唯陛下不以踈濶而忽之

胡寅進萬言書

起居郎胡寅進萬言書曰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綱紀以遺子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綱紀以法祖宗綱紀存則存綱紀亡則亡所繫如此夫一君子進衆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必退矣勢不兩立而於君子爲難盖其道固如此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

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福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爲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久且達日以消亡矣安石所教之小人方新而近其蕃息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時然則陛下欲求君子而用之而不愛爵祿以待其人豈非甚不易得者乎君子未得而已試無堪敗事顯著之小人稍稍類聚其未至則召之惟恐其不來其既至則用

之惟恐其不速混然雜進其黨必集所謂悔過用賢之意與陛下反正之初絶不侔矣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捨盡輸之夷狄耶將以汲引豪傑延致英雄而標的如此是猶郤行而求前北轅而適越爾夫以賢治不肖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法以不肖治賢此熙寧以後陛下之家戒矧當今日否塞之氣充牣於中原陰長之滋勃興於夷虜非得希世異材上下內外迭任交用泰何由復而否何由傾乎此綱紀國家之一事也

吴伸上書

宋高宗紹興五年布衣吳伸授虔州信豐縣主簿上書曰臣又見近年宰執之權太重遂使人主之威不震何以驗之臣聞天下里巷之談皆曰結知於人主者不若結知於宰相何哉今之宰執其所引援皆是故舊大則致身侍從次則薦對改官不問人之賢否不究才之短長平日結交者雖貪婪巧佞之徒闒茸鄙薄之輩或居外補或致要途而素昧平生者雖抱伊周之才挾管晏之術功德加乎百姓聞望振于朝廷或棄遐方或沉下僚皆不得而進用矣陛下胡不試回聖慮深思其因自建炎已來身居畎畝憂及國

家自進讜言上結主知命之以官其人有幾如車千秋之驟進者有幾矣如馬周之任用者又有幾矣若曰言無所補何用命之以官若曰言有可用何爲置而不問爲彼來天下之言爲文具官直言之人爲虛聲乎抑亦主知雖深而掣肘有人乎抑亦宰臣除吏如田蚡而陛下不得自任乎況一言之合于上心一言之竊于聖意必有大過人者若使之盡其所長施於有爲畧試其難有功則進之無功則黜之亦足以見賞罰明而取與當矣今也採忠讜之論而命之以官自官之外不復任用苟無違官爲之薦引必沉百

僚之底是使孤寒無容之人特立獨行之士雖有忠義之心何緣自効雖有將相之才何由自試嗚呼䦨茸之事不可復見今以下僚曠言者之身正猶以爵祿餌天下之口臣恐爲夷狄所笑昔晉文公遊獵逐禽而遇農夫老古諫之以獵爲過文公受諫而歸告武子曰寡人遊獵失禽而得善言武子曰其人安在文公曰猶在澤武子曰取其言而棄其人者盜也文公使人迎而禮之古人之於聽言任用尤不忍忽君既知之臣亦助之今君既知之而助之如武子者誰歟况當天下離亂夷狄侵陵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王十朋上疏孝宗

宋孝宗時著作郎王十朋上疏曰臣聞國猶身也強國與身者氣也醫者觀身之氣而知其人之壽夭識者觀國之氣而知其世之興衰自古帝王圖回天下雖謀之以智辦之以才必以氣爲之主然後大業以濟劉項之爭雄也項自謂力拔山氣盖世非也要之項之失天下也盖以力而劉之得天下也盖以氣夫百戰百勝一不勝而自謂天亡者氣何在哉屢戰屢敗而不爲之屈卒之易敗爲勝轉弱爲强者氣也蜀先主英姿大度有高帝風兵雖屢挫而終不爲曹操

屈吳孫權聞周瑜之言拔刀斫案遂成赤壁之雋功吳蜀之勢非魏敵也然而能覇有一方貲足而立者氣使之然也臣來自草茅得之道路謂廟堂之上謀議之臣和戰守之議鬨然未決茲理固洞然易曉議者何不思之耶臣謂養今日之氣莫如守伸今日之氣莫如戰挫今日之氣莫如和今我兵寡力弱國威未振固未能與之决雌雄於一戰以伸天下之氣也正須養之使壯俟時而動宜於荊襄江淮要害之地如人身之可以禦風寒者數處命大將屯重兵以固守之縱未能得志於中原亦足以據長江之險都帝

王之宅保吳蜀萬里之故疆何故屈己買和蹈前日之覆轍耶大抵天下之勢強弱均而和則彼此受其利晉與諸戎和我與契丹和是也強弱不均而和則強者得其利弱者被其害六國與秦和契丹與女真和是也虜以和議譎契丹而滅契丹矣又以和議譎中國而困中國矣耿南仲主和議而致靖康之禍秦檜主和議而弱國家之勢太上皇知虜之無厭而和之不可保也去歲下親征之詔而天下二十年湮鬱之氣亦少舒矣雖淮上之師不利而虜之被毒亦甚矣陛下應天受禪天下罔不歡欣鼓舞咸謂真主既

出恢復指日可期也陛下宜親御鞍馬如漢文帝慨
然發憤如唐憲宗撫巡六師以作將士之氣以圖進
取之計況陛下之聖德可以動天陛下之節儉可以
豐財陛下之英武可以定亂江淮有重臣以爲長城
川陝有良將以爲爪牙亦何患事之不濟也不然宜
因天設之險以爲城池與民守之可也苟或復用和
議則軍民解體雖苟一時之安而氣已爲之索矣百
萬之歲幣固有所不惜也至尊之名分其可自貶損
於嗣登大寶之初乎諸將用命血戰新復數路其可
復捐而與之乎西北之民襁負來歸者不知其幾又

可復委之虎狼而使之甘心乎況講和之後舉天下唯虜之命是聽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當不止此陛下將何以應之乎臣謂今日之計戰固未可輕和決不可議守以養氣俟時而伸乘機而投而巳

陳亮上五論

孝宗時陳亮上五論其三執要曰臣竊惟陛下自踐阼以來親事法宮之中明見萬里之外發一政用一人無非出于獨斷下至朝廷之小臣郡縣之瑣政一切上勞聖慮雖陛下聰明天縱不憚勞苦而臣竊以爲人主之職本在于辯邪正專委任明政之大體總

權之大綱而屑屑焉一事之必親臣恐天下有以窺
議陛下之好詳也自祖宗以來軍國大事三省議定
面奏獲旨差除即以熟狀進入獲可始下中書造命
門下審讀有未當者在中書則舍人封繳之在門下
則給事封駁之始過尚書奉行有未當者侍從論思
之臺諫劾舉之此所以立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端
拱於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今朝廷有一政事而
多出於御批有一委任而多出於特旨使政事而皆
善委任而皆當固足以彰陛下之聖德而猶不免好
詳之名萬一不然而徒使宰輔之避事者得用以藉

口此臣愛君之心所不能以自已也臣願陛下操其要於上而分其詳於下凡一政事一委任必使三省審議取旨不降御批不出特旨一切用祖宗上下相維之法使權固在我不蹈曩日專權之患而怨有所歸無代大臣受怨之失此臣所以爲陛下願之也臣聞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勸仁宗以收攬權柄凡事皆從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若是朕出皆是則可有一不然難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爲便則臺諫公言其失改之爲易大哉王

言此百世人主之所當法而光於聖子神孫乎史之稱光武曰明謹政體總攬權綱政體者政之大體也權綱者權之大綱也臣願陛下立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辨邪正專委任以幸天下得操要之實而鑒好詳之獘則天下雄偉英豪之士必有能奮然出力以辦今日之事者矣臣不勝大願

又論正體曰臣聞君以仁爲體臣以忠爲體徧從包含如天地之大仁也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也故君行恩而臣行令慶曆間杜衍輔政遇有內降輙封還之仁宗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又多於所封還治

平初任守忠離間兩宮韓琦秉間開悟上心斥之遠方仍放謝辭卽日押出國門君當其善臣當其怨君臣之體也澶淵之役自寇準而下均欲戰章聖皇帝獨惻然許和及其議歲幣也章聖不欲深較而準戒曹利用以不得過三十萬天聖初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太后徽許其使呂夷簡堅以爲不可而塞之其後劉六符來求割地夷簡召至殿廬以言折之君任其美臣任其責君臣之體也今則不然陛下銳意於有爲不顧浮議而群臣持祿固位多務收恩陛下慨然立計不屈醜虜而群臣動欲隨順圖塞豁釁使陛

下孤立以主大計群臣安坐而竊美名是尚爲得君臣之體乎臣願陛下總攬大柄端己責成畏天愛民以德自護明詔大臣使當大任不憚小怨不辭大艱使天下戴陛下之恩而嚴大臣之執守敵人服陛下之德而憚大臣之忠果則何事之不濟何功之不成此祖宗養人心以行德義正君臣之體而爲百世不易之家法也故願陛下仰法祖宗而大臣以寇準呂夷簡杜衍韓琦爲法天下有不足爲者矣

亮又上書

亮又上書曰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斂

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大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跅弛而棄不才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巽言以軟美而入奇論指為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機會在前而不敢為翻然之喜隱忍事讐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

心知爲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爲仁戒喻以爲義中黷以爲禮關防以爲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姦雄人非有方輿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無作者不使加私意於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之極哉

楊萬里上疏孝宗

孝宗時楊萬里上疏曰臣聞有天下之憂有君子之

憂天下之憂憂其君之不爲也君有爲矣天下之喜而君子之憂也盍不爲之君其心遲天下之所不快有爲之君其志鋭天下之所甚喜雖然喜者憂之所由寓也鋭者遲之所由伏也夫何故鋭則速不以速而成則以速而折天下之事有百全之成而無一折者乎求其成則必有以忍其折不忍其折則無務於速也速而折折而不忍則鋭安得不變而爲遲哉一朝之有爲必至於終身而不爲是故君子見其初而憂其終古之君子得有爲之君而輔之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則必有以養其君之志而古之君子亦必有

以自養其志詳其發而重其舉非詳其發也恐發之躓則一發足以廢百發非重其舉也恐舉之輕則一舉足以廢萬舉君臣之間其立志堅而其謀也老夫是以有成老則不欲速堅則雖可折而不可沮勝而不驕敗而不怯得而不喜失而不挫優游容與以待天下之隙而徐制其要領。蓋昔者晉文之圖霸也二年而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民知義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民知信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禮。蓋文公之志踊躍奮迅而欲有爲者一也而子犯三遏之越王之報吳也四年而召范蠡問曰伐

吴可乎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曰伐吴可乎又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焉又一年又問焉則皆曰未可也盖越王之志踊躍奮迅而欲有爲者四也而范蠡四拒之夫二臣者舉其君踊躍奮迅之氣而納之於抑鬱憤悶之地使朝夕咨嗟求逞而不得逞則無乃過乎盖二臣者深所以養其君之志懼其遽而折折而沮也及其國力已强兵氣已振事機之來而不可失勝形之見而不可禦則破楚滅吴了此事不終朝爾唐之德宗其志有一日不在於平藩鎮者乎然不勝其憤銳於遣三將而一伐一伐而生朱泚之變也則

不敢言及於藩鎮者終其身求節度則與節度求宰相則與宰相故藩鎮之禍始於肅宗而成於德宗至於亡唐藩鎮亡之也德宗豈眞成藩鎮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沮也使德宗而不速則不折折而不沮則豈不猶可爲也何遽至於晚年之姑息哉文宗之志有一日不在於誅宦官者乎然不勝其憤銳於任訓注而一決一決而生甘露之禍也則不敢言及於宦官者終其身專制則聽其專制詆辱則甘其詆辱故宦官之禍始於明皇而成於文宗至於亡唐宦官亡之也文宗豈眞成宦官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

沮也使文宗而不速則不折折而不沮則豈不猶可為也何遽至於飲恨而没哉二君之志本以求天下之大功而反以得天下之大禍則不養其志之患也頃者新天子卽位之初春秋鼎盛聖武天挺超然有必報不共戴天之心剋復神州之志天下仰目而望庶乎中興之有日也然親征之詔朝下而和議之詔夕出元戎之幕方開而信使之軺已駕紛紛擾擾以至於今而國論卒歸於和此其病安在哉盍兆今日之和者苻離之役也事不極則反不生勢不激則變不形瘇甚則雨冬窮則春理固然也戰豈與和期哉

和者戰之變也非求變也激而不得不變也且是役也天子之志固在於取中原也抑嘗熟策之詳議之耶議之不詳也策之不熟也得城而不能有也成功而不能善後也是故前日之勇一變而爲怯前日之銳一變而爲鈍安得而不歸於和哉當其師之出也臣固知有今日之和也何則天子即位之初雖以堯舜爲之亦不能以一日而洽威德於天下也威德未有以洽乎天下而欲一舉以求非常之功是非有成心也有倖心爾成乎心猶未必成乎外也心則倖矣獨能成乎外耶今日之事臣所大懼者懼天子之志

沮於一折而虜人有以窺吾之沮而天下之禍所從生也唐之二君盍可鑒矣人有未富而先急於作大屋者屋未成而家已貧則他日一墻之頹一籬之缺而不敢議於補葺夫一墻易補也一籬易葺也其費與屋固不同也勇於屋之大而怯於藩墻之細則其志之沮也臣嘗讀蜀志至於劉昭烈三見諸葛亮之事則爲之太息盍昭烈以漢之裔欲誅曹操以復漢室此昭烈之雅志也然得徐州則失徐州得豫州則失豫州敗於呂布又奔於曹操奔走狼狽於荊楚之間而無所於歸宜其憊而不復自振也而其見亮曰

孤不度德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嗟乎昭烈者是時已老矣曩敗屢折而志猶未已此亮之所以樂於委而願効其謀者也彼其徒手而成鼎峙之業其以此哉今天子以天下之半帶甲百萬表裏江淮安坐而指揮天下之豪傑以圖復祖宗之業而湔靖康之耻進則成混一之功守則成南北之勢何至於以一小折自沮而汲汲以議和哉臣願天子堅昭烈之志而毋以唐之二君自處則中興之功天下未絕望也

萬里又論國勢

萬里又論國勢曰臣聞善立國者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盍國之所以廢興短長者天也而所以使其廢興短長者非天也人也惟人爲能成天惟天亦能敗人非天之敗人也人實恃天以自敗而天亦不能如之何也且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古之國盍有至弱而存有至强而亡者盍有一再傳十餘年而遂滅有三四十世七八百年而不絕者夫强者宜其不可亡一再傳者皆艱難創業之君宜其不可滅而乃至於滅亡何也弱者宜其朝不及夕傳世至於二三十君之後大抵不驕則怠宜其無以自立而乃至於長

存又何也求之而無其形究之而無其端故曰天也國一國也有昨廢而今興有旣亡而復存君一君也有朝弱而暮強有前衰而後盛夫豈不以人乎哉故夫善養身者能延旣絕之年善謀國者能延旣衰之祚人之所至天亦至焉故曰人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國計與孔子孟子之徒爲世立言者大抵言人多於天而言天寡於人則憂夫有國者之以天棄人也臣竊觀天眷我國家已往之驗以卜方來之祚則知商周歷年之數未足爲國家喩也臣盍喜而憂之喜者天也而所憂者人也方逆虜爲靖康之役彼謂

天下無復國家有也而民心依依戴其舊君我是以有南京之立方逆虜爲維揚之役彼謂深入窮侵之計不淺也而風潮効靈一隅千里我是以有海道之安方逆亮爲江上之役彼謂投鞭於江可以利涉也而千艘一炬虜酋授首我是以有江海之捷則天之維持全安我國家者屢危而屢不危愈揺而愈不拔其眷何如也則國家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了了在人目中矣雖然天之所以天者盡矣而人之所以人者果盡也耶臣不得而知也果不盡也耶臣不得而知也臣獨恠夫赤白囊一至則廟堂騷然而失措其所

未有備其所未有兵募市人招武勇以爲臨時應卒之計講解之議一許則君臣欣然而相慶罷戎幕散冊師徹邊防息憂顧以享安逸無爲之樂既君臣欣然矣而邊塵又動也則騷然之色復見既廟堂騷然矣而和議又集也則欣然之心復生此何爲者耶千金之家不幸而大盜爲之鄰前有父兄不戴天之讐而後有盡盜吾千金之產之意彼大盜者日夕聚惡少治兵刃伺間隙以圖我而未有以乘也則陽謂我曰吾與若爲好也所謂千金之主人若將遂毀藩墻投挺刃晏然盤樂飲酒而不爲之慮乎抑將外姑與

之好而陰盜爲之備也嗟乎千金之子能不忘於盜
而爲天下國家者不能不忘於敵天下之憂復有大
於此者乎則所謂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者臣所
不敢知也盖臣聞之古之敵國對壘而未有息肩之
期者其處之大略有四一曰謀二曰備三曰應四曰
隨何謂謀晝不甘食夜不安寢君臣日夜蹙額相顧
以敵讐未滅爲大憂以天下未一爲大耻以宗廟社
稷未有萬世不可亡之實爲大懼收召豪傑選馬厲
兵深謀容計期於必取所謂臥榻之側豈容有鼾息
雷鳴者太祖皇帝所以建一統之大業也何謂備謀

人而羽翼未成也機會未至也釁隙未生也則逐不謀人也聊我不彼謀彼必我謀是故防之也豫而備之也脩政刑求人才深溝高壘積粟治兵恐懼儆戒常若一日而敵三至也夫是以屹然有不可犯之堅動則可以制人靜則可以不制於人爲客則可以百全爲主則可以萬全矣孫仲謀之所以走曹操也何謂應欲爲謀人而不能舉欲爲備人而不能勞政事紀綱守其常兵甲士馬因其舊其國不至於大治而亦不至於大亂敵不至則不慮其至敵至則徐應其至夫不慮其至而徐應其至者非有萬全之素也

盡於一决以幸一勝爾故其勝也幸也非計也宋文帝之所以支佛貍也何謂墮旣不能謀又不能備旣不能備又不能應苟於安而不知危伏於其中媮於樂而不知憂竄於其間狎於敵人之詐而不悟墮於敵人之計而不疑至於覆亡其國則曰天也吳之所以誤於越也謀人者其國興備人者其國安應人者其國僅存而墮於人者其國必亡有國者可不深懼而謹擇於此四者乎臣竊觀朝廷今日之大計而深所未諭也謀耶備耶應耶墮耶盍亦不出於應而已矣敵至而能應愈於不能應非不可也而未善也何

則餒而始學稼渴而始浚井得爲善理家者乎且
居不爲萬全之策而緩急乃幸於一勝之功可以勝
也而不可以必勝也可以幸也而不可以數幸也臣
懼朝廷今與虜人講解之後輕信其情而不防其詐
也歷下之兵一解而淮陰之師至淮瀕之境一分而
垓下之禍作此往事明也臣願朝廷深爲之備以待
不測之變而後立國之大計臣得以第而歷陳之
其二曰臣聞聖人不幸而當天下分裂之際若有所
謂萬世之業有所謂數百年之業固無兩存無兩亡
非有北無南則有南無北耳有能舉天下之二而一

之此萬世之業也畫地以相侯據險以相拒攻則不足守則有餘此數百年之業也今聖天子旣懲於一舉而折則萬世之業其成未有形而其發未有候也而數百年之業亦獨擾擾而未求所定岌岌而未見所立則亦可謂不能也已非不能也能而不爲也非不爲也爲而不果也果則爲爲則能矣昔司馬晉內有王敦蘇峻之亂外有劉石之敵晉宜不能乎晉也而無病乎江左十葉之基劉宋之初燕縱梗蜀盧循逼都下而姚氏慕容氏拓跋氏淵中原宋宜不能立宋也而無害乎南朝數百年之祚晉宋之君何人[illegible]

使朝廷當此時將不爲國乎雖然此猶有天下之半也至於七十里而與商百里而造周湯文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將不爲國乎雖然此猶有七也至於漢高帝一劔之外無餘物光武一牛之外無餘資而以創業以中興二君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又將不爲國乎嗟乎以高光爲之能以無國爲有國也以湯文爲之能以一國爲天下也以晉宋爲之能以危國爲安國也然則天下豈有不可爲之國哉亦存乎其人如何爾今也內無敦峻譙盧之猖獗外無劉石之英雄而獨當一未亡之金虜而又以全楚爲家吳越爲宮此

楚莊吳闔閭子胥種蠡之所以強霸用武之國也西控全蜀南擁荊襄北據長淮此高帝先主孫仲謀楊行密之所以興起之根本也鉅海限其東而三江五湖繚其南北此古之六朝所恃以爲不拔而不可兼得者也引巴蜀之饒漕江淮之粟市西戎之馬而號召荊楚奇材劒客之精銳此漢唐之所仰以爲資者也奄是數者而有之而日夕惴焉不能以自存常若敵人之制其命是挾千金而憂貧有孟賁之力而憂弱者也故曰非不能也能而不爲也非不爲也爲而不果也使聖天子一日斷自一心不惑群議卓然挈

吾國而大有所建立則萬世之業爲之有餘也而況數百年之業哉獨患乎因循頹墮忘其我之所可惜而徼其敵之所可忌者而已矣盍吾之所可惜而吾不惜則凡所可惜者無所往而惜無所往而惜者亡之所從開也彼之有所忌而吾不示之以其所忌則凡所可忌者無所往而忌無所往而忌者寇之所從召也昔者秦之滅六國非秦能滅六國也六國實自滅也不思久長之計而苟一日之安爭先割地以求和於秦地朝割而兵夕至盍六國之君臣其初以爲尺寸之地不足惜也不知夫國之亡乃自不惜尺寸

始非尺寸之地能亡國也尺寸之不惜則不至於亡國則不止頃者虜人求唐鄧則與唐鄧求海泗則與海泗此何爲者耶人有禦寇而不禦之垣之外乃毀垣以納之曰吾將拒之戶是得爲善禦寇者乎夫室以戶存戶以垣存也垣毀是無戶也室其得存乎蜀失漢中而劉禪降唐獻淮南而李景蹙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忘其我之所可惜者也漢高帝之西入關也兵之所至迎刃而解如此其銳也以仁義之師乘暴秦之亡如此其易也以高帝自將而子房爲之謀如此其全也而不敢越宛擊秦非宛之能

重秦也能病漢也盖死者漢之後顧之病也死一下則漢何病焉使秦人先得漢之所忌遣一將固守而不下則秦未易以歲月入也異時朝廷舉長淮數千里而視之如隙地不葺一壘不置一卒使寇之去來如入無人之境此何爲者耶議者猶曰是時虜之創痍未盡瘳而勢力未全盛也而今者狠然有窺吾淮何南下牧馬之意朝廷儻復如前置淮於度外則天下之大禍至矣虎之所以不可捕者穹崕深林入者凛然而又羆游乎其前豹伏乎其左此人之所以甚忌也使羆與豹皆去而虎立於途人孰不操戈以制

之哉臧質壁盱眙而佛狸亟還劉仁贍堅守壽春而周師未得志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徹其敵之所可忌也大抵敵人之求可以與可以無與天下之地可以無守可以守可以與者貨也可以無與者地也可以無守者已失之地也可以守者未失之地也可以無與而與焉可以守而不守焉今之大患不在此耶盍逆亮嘗求漢淮之地矣而光堯不與之地而與之戰臣願朝廷以光堯之塞逆亮而塞虜之貪如蜀如荊襄如武昌如沿江朝廷固嚴守備矣臣願今日以待沿江之工而待淮凡淮之要害之地虜

之所必攻者巨鎮如廬壽廣陵者則各擇一大將委以一面而付之重兵至於其它州郡則多其壁壘而葺其城池城池堅則可攻而不可下壁壘多則寇有牽而不敢越有大將重兵以居要則沿淮之州有所恃而無所懼兵法所謂常山之蛇者此也盖兩固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淮而不以江而今之說者或曰淮不可守而江可恃嗟乎不恃江者江可恃也恃江則江不可恃矣昔者陳後主盡召江北之諸將以朝正而韓擒虎賀若弼掩其虛以至江上陳之君臣猶曰天塹必無可濟之理且引周齊之兵五來皆

敗以待隋言未既隋師濟矣甚矣夫江之誤南國也非江誤人之國也恃之者誤之也宮之奇曰虢虞之表也脣亡則齒寒江者淮之虢也淮者江之虞也朝廷其勿恃江而恃淮勿恃淮而備淮則數百年之業可得而議矣不然臣恐未可以一朝居也或者又曰守淮善矣其如淮地之空曠何若夫江者紀涉所謂備之不過數處直差易爾是不然有淮而後江者吾之江無淮則江者非獨吾之江也亦敵之江也全而有之猶恐失之而況分之哉且吾之有淮以為空曠地使吾不有而虜有之彼以為空曠耶彼將居而耕

耕而守守而何則吾之一喘而彼聞一動而彼見人惟有所不可測而後不可圖引寇以自逼而日夕與之相目於一水之間則國尚何可爲而敵尚何可備哉故夫江者誤人之國而紀涉之論又誤人之江者也且吳人者欲淮而不得也非得淮而不欲也吾則有吳人之所無而又可棄吾之所有耶臣是以流涕而極言至此

其三曰臣聞有爲者必爲其全何謂全不福其福不利其利是謂全夫爲國者何嚮非福何擇非利而曰不福其福不利其利何也非不福其福也不福其禍

中之福也非不利其利也不利其害中之利也夫何故貴乎福者貴其福而無禍貴乎利者貴其利而無害曰福焉而禍之所寄曰利焉而害之所藏是無福賢於福而不利賢於利也故曰有爲者必爲其全不福其福不利其利是謂全今夫徑寸之珠潛於驪龍之頷而襲於萬仞之淵人將語我曰珠可得也其信者智乎其不信者智乎宜若信之者之智也殊不知身與珠孰重陸與淵孰安捐吾身而珠可得猶不爲也況身可捐而珠不可得耶今士大夫孰不曰中原吾之舊物可取而不可棄雖然意則忠矣言則快矣

而爲國計則未也策今者不以今而以古料後者不以後而以今古者今之鏡也今者後之柢也盍觀之東晉乎盍嘗有幽幷矣至王浚劉琨亡而幽幷亦亡又嘗有河南矣至祖逖亡而河南亦亡非數子之死而始亡幽幷河南也數子之未死而幽幷河南已亡矣盍其存者名也其亡者實也盍觀之劉宋乎盍嘗得關中矣至高祖還而失關中又嘗得淮北矣至明帝北討之敗而失淮北非高祖之還明帝之敗而始失關中淮北也高祖之未還明帝之未敗而關中淮北已失矣盍其得者名也其失者實也聞之曰雖鞭

之長不及焉腹何則功視時爲成毀時視天爲盈虛天之所至時亦至焉時之所至功亦至焉未聞時先天而得功先時而就者也是故天與時相遭則以百敗之漢高帝取百勝之項羽天與時相違則以劉葛之雄傑孰視孱弱之曹丕靖康之初金虜之壯歸也河北嘗爲吾有矣紹興之間金虜割地見還也河南長安嘗爲吾有矣逆亮之寇也海泗唐鄧又嘗爲吾有矣隆興之舉也符離又嘗爲吾有矣有則有矣而卒不有焉何也時也非時也天也然則古之舉亦足以爲今之懲今之事亦足以爲後之規矣是故爲今

之許和不如戰戰不如守和則懈戰則力故曰和不如戰戰則殆守則全故曰戰不如守昔吳大帝時諸將各欲立功多陳便宜帝以問顧雍雍曰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欲邀功名非為國也苟不足以損敵所不宜聽蜀將姜維每欲大舉伐魏費褘曰吾等不如諸葛丞相丞相猶不能定中原不如保國治民無决成敗於一舉嗟乎吳其以雍為懦而蜀其以維為壯矣雖然未見其害雍信懦而維信壯也及諸葛恪以輕動無功而民怨姜維屢出黷武而國亡則顧雍費褘之言猶信噫宋德當天下世萬億虜罪稽天亡不及

夕不待智者而後喻也然日有中昃月有盈缺天之道也而况國乎天之於我國家盖必有時矣可以俟不可以躁盖聖人之於時所不能者二曰去曰來所能者二曰待曰乘臣願朝廷盡人事以周其待待其來而决其乘不以小利而輕試吾之大技不以小鈍而中怠吾之大計則中興之全功不在今日在何日耶燕嘗欲圖苻堅慕容農曰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旬日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金虜之强不過苻堅其君臣萬萬不及堅朝廷盍少待哉

王質上奏孝宗

宋孝宗時王質奏曰臣嘗論之夫人之爲國利至不能不喜害至不能不懼惟其當利害之際喜而不示其喜之之形懼而不露其懼之之迹故其虛實不可得而窺而淺深不可得而測何者慮之素定故不搖養之素厚故不驚彼其輕喜而驟懼者皆慮之不定養之不厚故倉卒迫懼之中利得以怵而動害得以脅而遷嗟夫天下之變生於有間而可入善爲國者深藏其喜懼之端補綻縫隙以自祕其肺腑使人探之而莫能抵其淵叩之而莫能揣其鑰窮搜曲覽而莫能得其要領當是之時雖有强隣悍敵亦且逡巡

退縮而不敢措意於我臣觀自古謀人之國旣先誘之以利又啗之以害夫誘之以利而啗之以害所以尋其閒也或者不能開其尋之之路而開其入之之門喜懼之情洋溢於內而表暴於外故墮其計而不知此何異搏人而援之以手足盜在門而自啓其鍵也其亦可謂大惑矣盍昔者秦人欲以十五城而易趙璧趙人雖吝於予璧而喜於得城璧旣入而城不割則倉皇攜璧以歸夫秦人以虎狼之心欲盡吞諸侯而宰天下其志豈在璧也而藉以試[illegible]趙人信之則秦人固已得其肺腑矣是以暴驁陵刼至於[illegible]兵

而不忌盍知其無能爲也楚子伐宋而宋不服令其
師曰入築室反耕楚烏能築室反耕也哉何者越千
里以伐人而强晉蠢蠢然又有欲動之勢形孤而心
搖必不能久矣而華元不得其情震悼惴慄奔走求
盟若不可以終日此其勢不得不折而歸楚是二國
者其初未嘗有致弱之形而不能自窒其間以至於
顛沛而不可自立故臣嘗以爲善謀國者尋其間而
善爲國者窒其間近者傳壯朝欲歸河南之地臣聞
之士大夫以爲朝廷至於動色相慶已而聞壯朝欲
遷汴京之都臣聞之士大夫以爲朝廷錯愕而莫知

所爲夫河南之歸汴京之遷此不待智者而得其是非矣何者古之棄地有三或不能有而棄或無所得而棄或交相易而棄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河南之不歸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利誘我而試其喜不喜也古之遷都有三或以兵火殘弊而遷或以隣敵窺伺而遷或以形勢迫隘而遷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汴京之不遷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害喝我而試其懼不懼也此正當今室閭之時而喜懼之形烏可輕出哉臣讀東晉謝安傳而詳其處利害之際至

於苻堅之寇而不爲懼謝玄之勝而不爲喜未嘗不咨嗟嘆息以爲後世君子之莫及而推原其故則盖本於慮之素定而養之素厚是以利不能誘害不能喝夫天下之事緣飾之則以文雅而鎮壓之則以器局就二者而輕重之寧不足於文雅而器局之君子天下國家不可一日無也

范成大上疏孝宗

宋孝宗時知處州范成大上疏曰臣聞自古建功業者必有一定之規摹規摹既定則以其力之所能及者日夜淬厲以赴之而不可分其力於規摹之外所

謂力者有三一曰日力寸陰是也二曰國力資用是
也三曰人力思慮智術之所及者是也世事無窮而
三力有限豈可分之於不急之地哉臣雖疵賤去國
未久固嘗仰窺陛下神謨聖策將大有爲竊計復古
之心規摹已定然而風俗宴安期會倥偬稽古禮文
之事太繁承平虛費之習未盡日力窮於不急之務
國力耗於不急之須人力疲於不急之役皆非所以
副陛下規摹之所欲爲者非曠然大有以損益之恐
不免於志勤道遠之歎願陛下與共政之臣自治三
力專用之所欲爲之地凡規摹之外一切稍緩俟大

欲旣濟復之未晚昔越勾踐未得志也蚤朝宴罷非謀吳之策則不講自古能用三力無出其右者故功業卓然此雖陳迹可以驗今臣故併以爲陛下獻

魏了翁上疏理宗

理宗時知瀘州魏了翁上疏曰臣聞之朱熹曰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必易知凡陰必柔柔則暗暗則難測故光明正大疏暢通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臣嘗以是爲察言觀人之鑒而邪正之辨了不可掩如謂人事有失則天象譴告者此正論

也謂天命不足畏者邪說也謂憲章法度所當遵守者正論也謂祖宗不足法者邪說也謂丁寧懇惻可以感動人心者正論也謂失在推誠者邪說也謂正人端士可以扶持元氣者正論也謂賣直沽名者邪說也謂政令之行當廣謀博訪者正論也謂徒亂人意者邪說也謂事變之來當防微杜漸者正論也謂亟當禁戢者邪說也謂每旦視朝孜孜訪問者正論也謂尊嚴淵嘿使人不可窺測者邪說也謂勤恤民隱哀矜庶獄者正論也謂峻法立威使民莫敢慢易者邪說也謂親師講學以立政本者正論也謂俗儒

不達時宜好古是今非者邪說也謂敵國外患宜急於內修者正論也謂虜無能爲賊不足憂者邪說也大抵正論爲陽邪說爲陰陽開則爲春夏高明而發達陰闔則爲秋冬冥晦而斂藏臣願陛下以臣前所陳未喻六條行之以明白洞達爲目前補偏救弊之策以後所陳邪正二端察之於繚繞回互爲自今考言觀人之要則取捨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詩曰天難忱斯不易維王惟陛下汲汲圖之

洪舜俞進故事

洪舜俞進故事曰晉元帝建武元年置史官立太學

太興元年帝親雩礿置諫鼓謗木新作聽訟觀二年
置博士員四年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帝親覽庶獄
臣聞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先者
事之所當急後者事之所當緩緩急先後不舛其序
治道何患於不舉元帝承皇綱解紐之餘宜思興起
國勢如拯溺救焚之急顧乃以安平之大體治危亡
之壞證以守文之常度制應變之危機故近世論者
謂此何等時而舉不急之務訟觀作矣胡不築將壇
以拜淮陰太學興矣胡不立武舉以招汾陽親雩之
禮行矣胡不屈尊而勞細柳博士之員置矣胡不造

樓所而命將軍諫鼓謗木設矣樹不修車馬備器械
以圖修攘之治是非數端爲可略也典午綴府胡羯
扛冉中原豪傑競起而逐鹿時之所急不在是也使
當時內以經制國用爲實政而不以綠衣爲僅足之
規外以嚴飭兵備爲實功而不以玉冊爲苟安之地
晉其興乎厥今金甌雖無玷缺之虞玉關未有開拒
之策戰難於必勝守難於必固和難於必信而民力
國計已俱至於窮不汲汲於豐財強兵先其所當急
而論義理者多清談言政事者多細務拆裳補帯以
爲巧折柳樊圃以爲固厝火積薪以爲安脫有意外

之譬臣恐非雍容拱揖之所能辨也

郝經進議世祖

元世祖自將攻宋會兵渡江圍鄂州聞憲宗崩召諸將屬議郝經進議曰易文言傳謂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盖乾之龍德體天行健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可以潛則潛可以見則見可以惕則惕可以躍則躍可以飛則飛五位者皆當其可聖人之德也至于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而違

其庸是以至此極而有悔弗遂乎五位者而猶謂之
亢龍德於是乎衰不足以為聖王矣故古之聖王莫
不以時進退揮乾知幾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知
進也以天下與人不私其子而以與禹知退也文王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知退也武王遂代殷而
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校蠖屈漢中知退
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為更始殺其兄齊
武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一旦自立中興漢室
知進也故上世稱聖王者以舜為首其次則稱文武
後世之稱聖王者以高帝為首其次則稱光武皆知

進退存亡之理時乘御天率以龍德而位天位者也至於魏孝文雖不逮於文武高光遷都洛陽總干問罪辭順而返齊人侵軼報之以兵聞喪而還進退以禮不隕師徒率全龍德爲用夏變夷之賢主亦其次也彼馮威恃力以逞無疆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苻堅金海陵亢而不悔者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者也雖皆亢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夫舜不可及已文武高光魏孝文漢武帝唐太宗後王進退有餘師矣

仁民

周武王問太公

周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義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歛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

石介上言神宗

神宗熙寧間石介上言曰善爲天下者不視其治亂

覩民而已矣民者國之根本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人皆曰天下國家孰爲天下孰爲國家民而已有民則有天下有國家無民則天下空虛矣國家名號矣空虛不可居名號不足守然則民其與天下存亡乎其與國家衰盛乎自古四夷不能亡國大臣不能亡國惟民能亡國民國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葉存者故桀之亡以民也紂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漢有平城之危諸呂之難七國之反王莽之奪漢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唐有武氏之變祿山之禍思明朱泚宗權

希烈諸侯之叛唐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夫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國民心尚在也觀漢高祖文景唐太宗其有以結民心之固王莽奪取漢已亡矣而民尚思漢恩未已故光武乘之中興武氏祿山滔泚思明宗權希烈諸侯之亂唐已亡矣而民尚思唐德未已故終至於三百年民之未叛也雖四夷之强諸侯之位大臣之勢足以移國足傾天下而終不能亡也莽等不能亡漢武氏祿山諸寇不能亡唐是也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能亡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也噫民之未叛也

雖四夷諸侯大臣不臣不能亡國況匹夫乎民之叛也雖匹夫猶能亡國況四夷乎矧諸侯乎矧大臣乎噫爲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民乎書曰可畏非民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故古之天子重民也不敢侮於鰥寡民雖匹夫也有奸雄有豪傑有義勇伊尹呂望義勇也陳勝豪傑也黃巢奸雄也伊尹呂望不忍桀紂之民塗炭奮於耕釣起佐湯武放桀繫紂義勇矣夫陳勝不堪秦之民役苦憤然舉兵以誅秦豪傑矣夫黃巢伺唐之隙因民之飢聚兵以擾天下奸雄矣夫書曰可畏非民有奸雄有豪傑有義勇可

不畏乎是以聖人不敢侮於鰥寡盖不可以匹夫待民也孟子謂民爲貴社稷次君輕盖不敢以萬乘驕民也吁昏君庸主不知民爲天下國家之根本以草芥視民以鹿豕視民故民離叛天下國家傾喪嗚呼民可忽哉

學校

宋歐陽脩上仁宗奏

宋仁宗嘉祐五年歐陽脩上奏曰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爲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

而脩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
則一陛下愼重其事下其議於群臣而議者遂欲創
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
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
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
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
之難行者何哉葢以古今之體不同而設施之方皆
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葢古之所
謂爲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趍事考
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爲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

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爲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弟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脩於身行於家達於隣里聞于鄉黨然後詢於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

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盖用其半生爲學考行又廣察以鄉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僞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於偷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之爲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爲旦暮干祿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于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鄉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盖

道蘊閎深要眇矣此必然之符也有本於此枝披葉落而曰吾本根茂則天下莫之信士皆曰吾知行仁義而其言漫汗繁雜無一言當於理則其所謂仁義者亦無乃非其實乎陋儒之論其不可聽亦明矣臣請遂論時文之弊昔者神宗皇帝既罷詞賦以六經義之科意以謂詞賦非古也而六經之作以求於聖人學者知通其大義則其文章亦將彷彿於三代今之學者既以講究道德發揮辭句六經之旨亦既明矣獨其文章未能復古後生小儒皆為俳偶之[illegible]汗之文纂錯以為工繁雜以為美昔李翱言六經[illegible]

文不拘於儷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則不偶儷矣其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則偶儷矣惟晉宋之間始拘於偶儷故劉子元以謂可一言而足者必衍以爲二言可三句而成者必增以爲四句然而偶儷之作近世尤甚是於纂錯繁雜而漫汗不可考嗚呼臣不知始變斯文之體者誰歟甚乎不仁者也臣丱角時從鄉先生問爲文大義鄉先生曰童子記之大略如爲賦而無聲韻耳已而臣游場屋見同列若此皆知此因退而歎曰此豈宗皇帝設賦之意邪臣猶文工不欲作銘而壞其機退而相與求終于銘

與纖則固不同矣然其爲纂錯繁雜則一也陛下萬
幾之暇亦嘗取今進士之文觀之乎其偶儷漫汗三
代有之乎六經有之乎陛下聖學淵奥博稽上古此
固無逃於聖鑒矣夫文之偶儷始於東漢而詞之漫
汗盛於東晉至其纂錯繁雜則又前世所未有也臣
竊惟神宗皇帝罷詞賦立經義陛下崇學校以三代
之風期天下之士而士止爲漢晉之文以待天子之
選甚可羞也恭惟陛下奎文宸章超軼萬古學者雖
無以測知其萬一然而昭回之光固萬物之所仰睹
也又近歲黜異端之後士非三代之書不讀誠可謂

知本矣其朝夕之所誦捨六經則孟軻揚雄莊周列禦寇之書而已六經何可及也然詩之道志書之述事尚當取爲法焉至於孟軻之醇揚雄之深莊周之辯列禦寇之不華皆曩之工文者所探取也今徒剽其語而不能學其文是獨何歟往者初立經義時士以王安石爲師至今有司須其書於天下數十百卷可取視也亦豈獨偶儷漫汗之體哉則是學者不能上隨風化以復渾灝之氣而次亦未能希王安石立言之萬一也豈不陋哉士方狃於素習見有不偶儷漫汗者則衆指爲異端而有司亦不敢取必若所云

則是六經孟軻及王安石亦皆爲異端乎此亦積習之大蔽也願下明詔使爲文者上窮六經之體以爲質中取孟軻諸子之作以爲支下如王安石義解之類以爲義至於漢晉之鑿則使痛刮而深鉏之然後游於璧池之上不負吾聖天子教育矣

駒又上論

駒又上論曰臣聞儒者之患非獨其文之不振也學之不博抑又甚焉陛下旣詔學者復古之文又當使之博學今之說者曰博溺心又曰絶學無憂此乃老子莊周絶俗之人刳心去智之說何可法焉自孔子

之聖而曰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我學不厭其宴居
與門人應對之際諄諄以學爲言故問禮問樂問官
名耻一物之不知如曰博溺心則肅愼之矢專車之
骨巨魚莽實聖人亦安用之耶太祖皇帝尚欲盡令
天下武夫讀書而况庠序之士秉筆操牘其號曰儒
而所問輒不知曰是不足知也將誰欺乎古人之博
學者臣亦不可偏舉矣今士專修夫子之道夫子既
學矣其師慕者又莫如王安石臣聞安石於書無所
不讀故其講解經傳訓釋文字雜取百家諸子之說
以發明之誦其言而不知其所讀之書謂之盡得安

石之學臣不信也往者安石初建經義將錮倡言道德性命之理此其意非以文章學問爲不足尚也以爲文章學問固儒者之本務如女子而事組繡法吏而讀律令自當然爾今以爲不足尚而不務也是乃中人之情樂於閑佚而爲之說臣嘗游場屋閒見同列者專治一經其所旁取以爲資者老莊楊列三經義解字說而已此數書不一年可徧閱又其甚則二三年可成誦也故士終日袖手書案之上無所用心驟而問之不必巨魚莽實之難知也六經之事有不能知者矣昔韓愈言陰陽地土星辰禮樂之書雖今

任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深於此而後爲大賢者臣觀漢董仲舒楊雄之屬則果皆通於此惟賈山以涉獵書傳則已不得爲醇儒矣陛下不惜官爵以待天下之士如一賈山且不得見則是陛下何時而得仲舒董哉雖然士之不學非其所不能也特以上之所設科無所事於此則當此之時自非好名者孰肯耗心疲力以腹貯萬卷書耶臣恐數年之後百家諸子皆爲故紙以與家人覆瓿而已甚可惜也今詔自太學及郡國庠序與士講明經術之外又勸之以不可無學而時叩其所有有博聞者優與升擢

而甚惰無所涉獵者亦時有焉二三則士無有不勸者矣苟其博學則其文章亦必無前之弊此尤不可以不先也

駒又上論

駒又上論曰臣向之所論者專爲學者而已然士之不學非學者之患而國家之所宜慮也陛下無以臣爲過士之不學不過稠人中閉口結舌面赤汗下使天下以爲口實而已也今之進士類皆他日之公卿百執事也彼方應舉時既無事於學而其入仕之後雖向之所讀數書者又將捐去則峩冠曳帶所有者

特從然之腹而已陛下置公卿百執事也大則欲其謀王體斷國論小則欲其辯權事而決疑獄上以備左右之應對下以與賓客言今以從然之腹立乎本朝之上則陛下何望焉其不學之患今日未見也他日見之矣往者學士劉敞奉使北虜虜人道使者由他徑以誇示其郡國之大敞素明於地里因責問之虜人畏服是時順州山中有異獸虜不能名以問敞敞為言此駮也虜益畏之父老為臣言神宗皇帝時御殿放榜進士有暨陶者音忌讀暨為洎而陶不應侍郎蘇頌曰吳有暨豔暨其讀為結此得非其後乎問

之果然神宗皇帝喜謂頌曰果吳人也慶曆元豐之際士皆深於學矣然微此二臣則堂堂大宋幾何不不為外國之所鄙笑多士之所訕薄乎奈何今日不勸之使博學以儲他日之用陛下欲有所問則皆恍然相視醉心拱手而不能知然後蒼猝四顧而求多聞之士不可得矣且夫効一官總一職非學亦不能也眞宗皇帝嘗因放榜謂群臣曰天下至廣藉群學共治之今又得千餘分理州縣矣以此而言則是州縣之吏亦欲其知學也鄭子皮用一不學之人尹何以為邑而子產譬之於傷錦如吏部歲補數百尹何

於天下則數年之後殆無完錦矣自州縣而上其所職愈大則所學當益富今士通於道德性命之理誠前世所不及然一爲吏則素所蓄積不過以善其身而已是何預於天下之事而驟布於郡國之閒此臣之所以私憂也陛下幸以此敎學者又宜詔大臣歲擇博學者以名聞而尊顯之如眞宗召崔偓佺於肥鄉主簿而特置龍圖閣直學士以處杜鎬則海內皆承風以不學爲恥矣昔人有種漆者鄉人皆笑之十年而漆可以爲器向之笑者悉取資焉士之學不學於今誠未有損益臣言之若迂濶然不十年陛下必

收其用矣惟陛下留神省察

風俗

和洽上言武帝

魏武帝時和洽爲丞相掾屬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上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着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

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
古之大敎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
矣

司馬光上謹習疏

宋仁宗嘉祐七年知諫院司馬光上謹習疏曰臣以
駑蹇之質再爲諫官荷陛下寵祿之優責任之重夙
夜震恐不遑寧處思極竭愚忠以報塞萬一顧瑣瑣
細務皆不足以煩瀆聖聽竊以國家之治亂本於禮
而風俗之善惡繫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
也及其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爲

者是無他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然有服古之衣冠於今之世則駭於州里矣服今之衣冠於古之世則僇於有司矣衣冠烏有是非哉習與不習而已矣夫民朝夕見之其心安焉以爲天下之事正應如此一旦驅之使去此而就彼則無不疑而莫肯從矣昔秦廢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復井田而民亦愁怨趙武靈王變華俗效胡服而群下不悅後魏孝文帝變胡服效華俗而群下亦不悅由此觀之世俗之情安於所習駭所未見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

俗及夫風化巳失流俗巳成則雖有辯智弗能論也彊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周易履之象曰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於諸侯諸侯之令必行於卿大夫士卿大夫士之令必行於庶人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禮之本也昔三代之王皆習民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天之祿及其衰也雖以晉楚齊秦之强不敢暴蔑王室旹其力不足哉知天下之不巳與也於是乎翼戴王命以威懷諸

侯而諸侯莫敢不從所以然者猶有先王之遺風餘俗未絶於民故也其後日以衰薄上陵下替晉平公之世魯子服回如晉還謂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將遂卑矣六卿强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其後趙魏韓氏卒分晉國皆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猶尊君卑臣敦尚名節以行義取士以儒術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之赤眉雖群盜猶立宗室以從民望王郎矯託名氏而燕趙響應董卓之亂袁紹以誅卓爲名而州郡雲合曹操挾獻帝以令諸侯而天

下莫能與之敵操之心豈不欲廢漢而自立哉然沒身不敢爲者畏天下之人疾之也自魏晉以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爲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士爲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入於偷薄叛君不以爲耻犯上不以爲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于有唐之衰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帥者朝廷不能討因而撫之拔於行伍授以旄鉞其始也取偷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衆庶習於聞見以爲事理當然不爲非禮不爲無義是以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

則酒肉金帛甘言厚禮以相媚悅得間則銛鋒利刃
狠心詭計以相屠膾成者爲賢敗者爲愚不復論尊
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於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
義爲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五
年敗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
下之禍生於無禮也於是以神武聰明躬勤萬幾征
伐刑賞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群臣懾服矣
於是翦削藩鎮齊以法度擇文吏爲之佐以奪其生
殺之柄擘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銳之士聚諸京
師以備宿衛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

天子諸侯之分明而悖亂之原塞矣於是節度使之權歸於州鎮員之權歸於縣又分天下爲十餘路各置轉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臧否復漢部刺史之職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州之令必行於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叙正而綱紀立矣於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以相臨統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禮之大節也故能四征不庭莫不率服汛掃九州以陟禹之迹至于眞宗重之以明德繼二聖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

至于今治平百年頑民殄絕衆心咸安此乃曠世難
成之業陛下當戰戰慄慄守而勿失者也臣竊見陛
下有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謙讓
不决委之臣下誠使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
一有姦邪在焉豈不危甚矣哉古人所謂委任而責
成功者擇人而授之職業叢脞之務不身親之也至
於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不由已出不可也洪範曰惟
辟作威惟辟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
而國威福之柄一失於人而習以爲常則不可復收
矣此明主之所慎也又頃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畧安

撫使總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夷已平因而不廢其河東一路總二十二州軍鄉時節度使之權不能及矣唐始置沿邊八節度亦如是而已以其權任太重故後世有跋扈之臣洛誥曰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絶言慎其微也又將相大臣典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轉運使欲振舉職業往往故違戾而不肯從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則轉運使名位固相遠矣及在外爲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得以一身之貴庇一州之事轉運使不得問哉漢刺史以六百石吏督察二千石豈以名位之貴賤哉又

自景祐以來國家怠於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於是胥史讙譁而斥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廢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罵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犯階級疑於用法朝廷雖特誅其人而已停之卒復收養之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令推恩者多矣凡此數者殆非所以習民於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甚者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姦邪怯懦之臣至有簡省教閱使之驕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

撓正法使之縱恣詆訾粟帛使之憤悅甘言謟笑靡所不至於是士卒翕然譽之而歸怨於上矣彼既爲之則此效之下既言之則上從之前既行之則後襲之苟彼爲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從前行而後不襲則怨怒聚於其身而禍亂生矣長此不已日滋月益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有以異唐之季世乎後魏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禹上封事欲抑損武人不預清品羽林虎賁千餘人焚彝第殺彝父子官爲收捕凶强者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懷朔鎮人高歡時奉使至洛陽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朝

政如此事可知矣於是始有飛揚之志由是觀之紀綱不立則姦雄生心矣夫祖宗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此臣之所爲陛下痛惜也臣愚以爲陛下當奮剛健之志宣神明之德凡群臣奏事皆察其邪正辨其臧否熟問深思求合於道然後賞罰黜陟斷而行之則天下孰不聽然悅喜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盍言無所臧否之爲患大也經畧安撫使有征討之事則置之無事則當廢之儻未能廢則軍事迫急不暇奏知者使專之可也其餘民事皆委之州縣一

斷於法或法重情輕情重法輕可殺可徒可宥可赦並聽本州申奏決之朝廷何必出於經畧安撫使哉轉運使規畫號令行下諸州而諸州違戾不從者朝廷當辨其曲直若事理實可施行而州將恃貴勢故違之者當罪州將勿罪轉運使將校士卒之於州縣及所統之官或公卿大臣有悖慢無禮者明著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將帥之官有廢法違道以取悅於下歸怨於上者當隨其輕重誅竄廢黜公正無私御衆嚴整者當量其才能擢用褒賞如是則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矣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此所以尊朝

廷也上下已明綱紀已定然後修儒術路敎化進致篤退浮華使禮義興行風俗純美則國家保萬世無疆之休猶倚南山而坐平原也

張方平上奏仁宗

仁宗時張方平上奏曰臣聞下輕其上爵賤人厲柄臣則國家搖動俗用不靜春秋之義以貴治賤卑陵尊左氏傳曰下陵則上替陵替之漸不可長也竊惟近歲以來時風寖敝是非起於愛憎毀譽移於朋黨貴而尊者畏訕誣之見及故待下之節逾謹賤而卑者恃詆訾之可行故奉上之禮益倨更相姑息遂成

此俗法制因玆不振堂陛由是益削且軍國圖議三
事之職將相進退人主之柄即措置有乖於理體謨
猷不允於人望朝廷固有遹臣列位諫官御史得言
者衆必有獻納豈容小人妄滋干議近如王禎仕人
卑品妻微草澤狂生投匭上封恣斥朝政唐貞觀中
監察御史徐師合上書論執政不可兼數職太宗曰
此人妄有毁謗欲離間我君臣流師合於嶺外師合
官爲監察所言未爲切害太宗流之葢所以重朝廷
謹風俗也臣忝列諫官以言事爲職豈欲杜塞群論
蔽虧聰明顧此等纖邪無益於政優容之不足以廣

言路崇長之足以損善俗伏乞降出貢微等所上封
奏觀其義理若顯爲欺罔侮黷國經即未能深示刑
章乞且投畀遐徼庶使行險之人知所懲沮

蘇轍上奏哲宗

哲宗初即位左司諫蘇轍上奏曰臣伏見皇帝陛下
以至孝純仁承統踐祚太皇太后陛下以聰明睿智
親攬庶政二聖協德以幸天下曾未朞歲而敝事稍
去寬政復行元元之民免於流離之患蒙更生之福
海內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甚伏惟陛下恭勤祗
畏發於天性猶復選於群臣增廣諫員求直言以自

助天下之士聞風相慶臣實何人得於今日備位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爲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下皆自棄而爲惡中人自勉於善則人主耳目衆多易與爲治中人自棄於惡則臣下朋黨蕃殖易以爲非盖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者也昔眞宗皇帝臨馭群下獎用正人一時賢俊争自託於明主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既以諫諍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後耄期厭事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朝多正士謂雖懷姦慝而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放

仁宗皇帝仁厚淵嘿不自可否是非之論一付臺諫
孔道輔范仲淹歐陽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此風
既行士恥以鉗口失職當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
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輙屏去
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
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知其非而卿
士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於此見矣是時惟有
呂誨范純仁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以一
言及之者輙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無一人復正
言者天祚皇室啟廸聖德臨政未幾而以言路為急

天下竦然思見祖宗遺俗然臣自至闕廷聞臺諫封
事一切留中不出既不施行又無黜責臣不勝憂疑
夫朝廷所以待臺諫者不過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
黜其所上封事除事干幾密人主所當獨聞須至留
中其餘並須降出行遣上所以正朝廷之紀綱使無
廢職業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使無負公議若當而
不行不當而不黜則上下苟且廉耻道廢風俗衰陋
國將從之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
備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大者可黜小
者可罷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陛下垂拱於上群臣

肅雍於下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魏了翁論風俗疏

寧宗嘉定十七年起居舍人魏了翁論士大夫風俗疏曰臣聞人主所與共天下者二三大臣也二三大臣所與共政事者內外百執事也君臣一心上下同德表裏無二顛末不渝然後平居有所裨益緩急可以倚仗如人各有心身自爲謀則可否不得以相濟小大不能以相維而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矣易之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其彖曰維君子爲能通天下

之志盖人之心公則一致私則萬殊無以通之則萬殊不一之私心足以害天下至同之公理此其事伏於冥冥而人莫之覺故論今日風俗之弊者莫不議其尚同也而臣則疑其未嘗有同也進焉而柔良退焉而剛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嗟嗟成焉而挾其所嘗言以誇於人不成焉而託於所嘗料以議其上省曹之勘當掾屬之書擬有司之按事長吏之舉賢恩焉則歛而歸已怨焉則委之曰此安能以自由天象之妖祥時政之得失除授之當否疆場之緩急言焉則矜以爲功否焉則詘之曰此徒言而無

益嗚呼龍斷而望可左可右踦閭而語可出可入益
嗜利亡耻之人貪前慮後者之爲耳士大夫而若此
則其心豈復以國事爲飢渴休戚者哉蹤跡詭秘朋
友有不及知情態横生父子有不相悉使此習也而
日長月益見利則逝見便則奪陛下亦何賴於此也
况自比歲封章奏疏對策上書大率應故事徒文具
而無惻怛忠敬之實而諉曰惡訐以近名也忌激以
敗事也其號爲讜直亦不過先爲稱贊之詞而後微
致規切之意如論治道則曰大綱已舉而節目小有
未備論疆事則曰處置得宜而奉行稍若未至前後

相師如此此類者未易悉舉然猶日鍜月煉晝削夜攺而後上達夫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而孟子謂其不敬莫大乎是今之爲此說者是敬朝廷乎慢朝廷乎昔者固有百勸而一諷八律而一諫者矣固有約至上前而背其議出言不可而入言可者矣又有始是什三中是什五後是什八始言十事俄去五六又去七八者矣所以徘徊顧望則亦有說臨之以投竄死徙也震之以斧鉞刀鋸也然猶有駢頸刑戮竄名雷霆而不顧者今未有漢唐之甚而知莫敢言言莫敢盡非誠不敢也彼其心謂吾君不能行謂吾相不能

受寧祿順而裏藏面從而腹誹人見其同也而臣見其未嘗同也人謂其有禮且敬也臣謂其至無禮也至大不敬也雖然士習至此亦有由然者矣老師宿儒零替殆盡後生晚輩不見典刑旣無所則傚重以正人端士散漫不合故妄揣時尚習諛趨陋而久不之覺臣爲此懼深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變倚伏之幾拓開規模收拾人物苟挺持自守者雖無順適之可喜而決知其無反覆難信之憂必假借而納用之雷同相隨者雖無觸忤之可憎而決知其有包藏不測之患必疎遠而芟夷之若是

則意嚮所形人心胥奮平居有規警之益緩急無乏才之憂其於治道興替關係匪輕臣不勝區區

牟子才上疏理宗

宋理宗寶祐元年起居郎牟子才上疏曰臣聞羞惡人之良心廉恥國之大禁比年以來羞惡不立廉恥盡已皆由士大夫急於富貴不自知其失卩失色以至此極也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程頤以爲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其失皆可知言傷則悔吝不足道也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甞而進必以正彌子瑕謂孔子

主我衛卿可得也孔子答以有命孟子出弔於滕發
人王驩朝暮見孟子未嘗與之言行事此皆孔孟之
門大公案也爲孔孟之學者安可踰越廉耻跌碭蓋
惡而惟匪人之比乎近者張元忠之事亦今日士大
夫一大廉耻也窟穴既空書簡畢見姓名具在氣節
盡頹風俗之衰莫此爲甚天下惟精金不變惟良玉
不爗惟大廉不汚惟眞儒不磷或變或爗非精金良
玉也或貪或磷非大廉眞儒也人豈無眞羞惡今以
誘而奪世豈無眞廉耻今以誘而喪士大夫而以世
道自任當精擇乎此然獨爲君子固伯玉之所當耻

而衆醉獨醒亦屈原之所自見陛下安可以爲細故而忽之耶先朝李士寧以卜祝賤流招權納勢朝士曲意交結多有書尺往還惟王旦一人無書尺童貫輩以內侍强幹爲上所信士大夫爭趍其門至書姓名于簿惟宇文粹中一人無姓名其他如林靈素郭天信之流趍者瀾倒迄至敗露今元忠非卜史宦官之比特依憑假託一縣奴耳士大夫屈不貲之軀下交之固已可羞今乃與之接杯酒盡殷勤通書簡話情素亦獨何心哉陛下涵養人才惟恐不至而諸臣乃負陛下如此陛下又一切涵容之天覆地載聖度

固自寬弘而彼獨不愧於心乎衆之公論以爲淑慝不明士大夫以身處汙穢而不羞以孤行暮夜爲得計其何以示天下後世哉臣愚欲望陛下以此爲監凡有夤緣憑藉由他蹊以進者擯而斥之其爲厚薦耻明羞惡者大矣惟陛下實圖利之

終